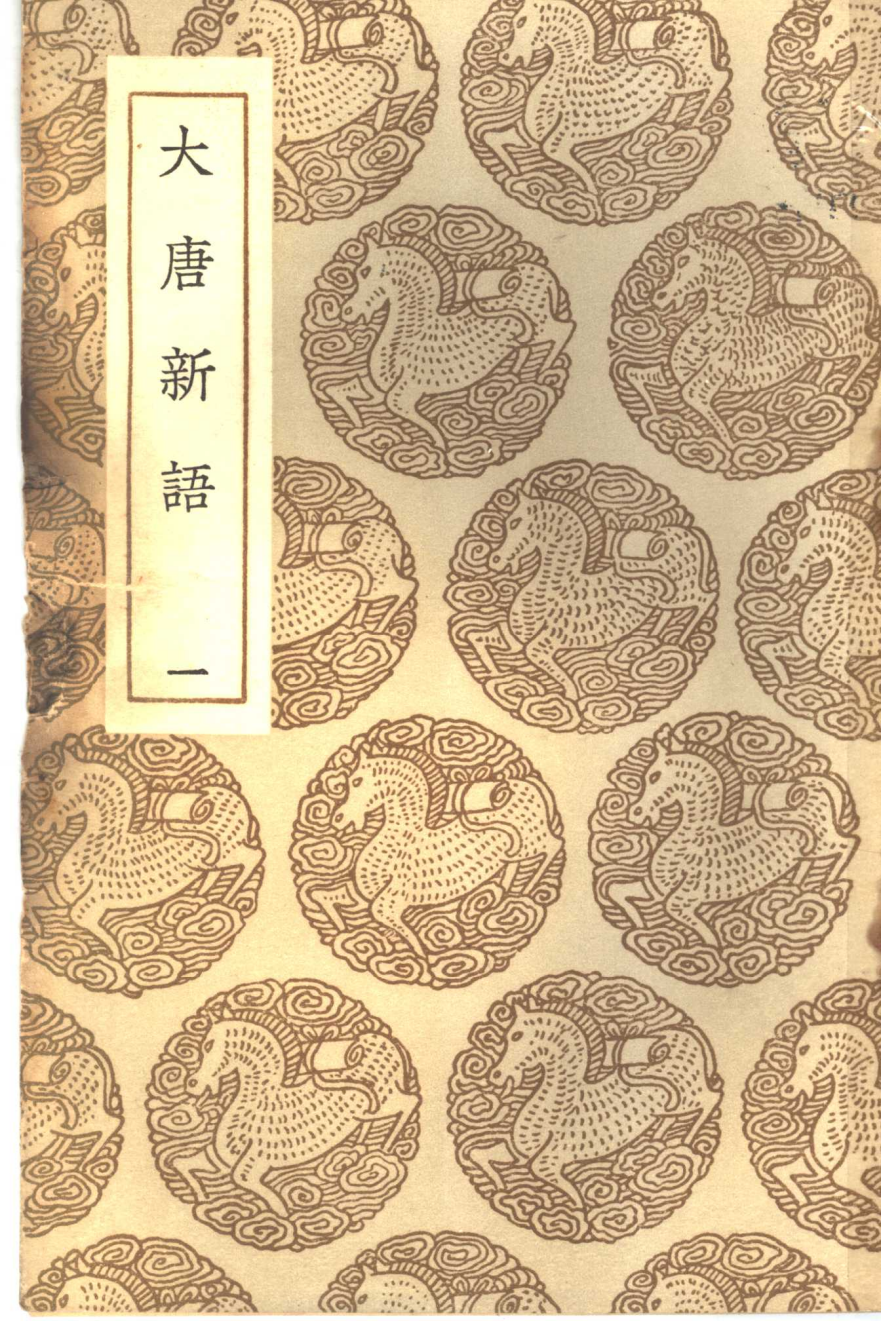


大唐新語
一





大 唐 新 語

(一)

撰 肅 劉

BW7509/16

大唐世說新語原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臣劉肅撰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尙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摭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

時

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圓丘之月序

大唐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卷二

極諫

卷三

公直

卷四

持法

卷五

忠烈

孝行

卷六

規諫

刪正

清廉

政能

節義

大唐新語 目錄

友悌

卷七

識量

知微

卷八

聰敏

卷九

著述

卷十

釐革

卷十一

褒錫

卷十二

勸勵

舉賢

容恕

文章

從善

隱逸

懲誠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郊禪

記異

大唐新語卷之一

唐 劉 肅 撰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稚。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乎。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旣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旣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譏。勅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口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旣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

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下頃立承乾。□龍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慘。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寮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閒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賊狀。貶爲安固尉。

項辭曰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項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項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項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旣知項之謀乃召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尙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干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覲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

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頌神龍中給事中拜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臣節頌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尙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頌喪出愴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疊疊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

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敍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尙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尙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寶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繁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祿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

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蒼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尙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尙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達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鵝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

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傲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敗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翺飛豈暇翔。蜚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庾申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大唐新語卷之二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日：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鶴鵠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御史。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尙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衣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鉤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